

柳 青 著

銅牆鐵壁

文學出版社

銅牆鐵壁

柳 青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28 單 50 32 開 384 定價頁

銅 牆 鐵 壁

柳 青 著

＊版權所有＊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第三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45001—75500

(乙) 定價 11,200 元

『……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衆。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羣衆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毛澤東

目次

第一章	北綫上	一
第二章	沙家店糧站	二〇
第三章	指示	三五
第四章	召得富	五三
第五章	和羣衆商量	六六
第六章	銀鳳	八四
第七章	新形勢	一〇三
第八章	壞種	一三三
第九章	意外的變故	一四〇
第十章	前綫	一五六

第十一章	一場大雨·····	一七
第十二章	領導者·····	一九
第十三章	八十多石糧·····	二八
第十四章	在混亂中·····	三五
第十五章	最後的考驗·····	四二
第十六章	脫逃·····	五三
第十七章	愛和恨的力量·····	六九
第十八章	爲了勝利·····	七九
第十九章	從勝利到勝利·····	八九

第一章 北綫上

順着無定河東岸的咸榆公路上去，從綏德到鎮川堡不過百十里路程。要是在平時，老葛同志騎上那匹大騾驢，通信員緊跟在後，一天也就到了。可是現在，一來是野戰軍北上，敵機把這條公路當成我軍的主要供應綫，見天不住氣襲擾，弄得只在黑夜才能暢行。二來，有關這回軍事行動的一些重要問題，能給緊接前綫的米脂縣級領導幹部當面談一下也好；而他們因為防空的關係，已從城裏搬到城東十五里的一個大村去了。因此上按地委的意見，老葛同志走了山路，把行程勻成了兩天。

頭一黑夜，他給米脂縣上的幾個主要幹部傳達了一下西北戰場當前的形勢，野戰軍北上進攻榆林的意圖，以及估計到這個軍事行動必然引起的敵情變化，地方工作應當注意的事項。第二天一早吃過飯他就起身，據說還要翻大大小小好幾架山，才能走上從烏龍鋪到鎮川堡的大路。縣上的同志送他上路時說，他晌午休息的地點最好是沙

家店區上——後勤部叫在那裏成立一個臨時糧站，供應駐在周圍的野戰軍後方機關；可是縣上因為部隊這一行動，幹部忙不過來，光去了一封信叫區上辦理去了。

『那個糧站也是歸鎮川堡的分區支前委員會領導，』縣長說：『你是不是可以順路了解一下，指示指示呢？』

『你最好去一下吧，』縣委書記更懇切地要求：『照你說的那個精神，我們對這回作戰的看法還有偏差，他們區上的幹部怕更歪。區委書記新去還不到一個月，積極性滿高，只是不了解情況；區長可是個老經驗主義，我沒去也曉得他這時發甚麼議論。』

老葛同志笑了笑，說：『好，我去一下。不過不了解下邊的情況，不一定能解決了具體問題。你們回去吧。記着，一切要從戰鬥準備着想，免得臨時手忙腳亂。』說罷，和送行的人一一握了手走了。

從這裏起身，老葛同志就完全變成另一種心情了。這種心情既不是調動工作時所有的，也不像下去檢查工作那麼輕鬆；因為從這天晚上到達鎮川堡起，在那裏等着他的一個繁重的艱苦的任務，就要落在他身上了。

戰爭中情況的變化是多快啊！幾天以前，他連想也想不到他現在要去執行這個任務。那時他在機關駐的村裏看見老百姓家家戶戶磨麥子，一打聽，說是預備過六月十五吃扯麵。他查了查月份牌，恰巧這莊戶人的節令正是陽曆八月一號，正是在五個月之內經過了延安的保衛戰，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的三次殲滅戰，又橫掃了侵佔隴東和三邊的二馬（馬步芳、馬鴻逵）匪軍，然後回師無定河西大理河川的西北野戰軍要過生日的一天。大家還以為今年的『八一』在陝甘寧邊區具有特殊意義，正等着西北局和邊區政府關於紀念的指示，却接到召開高級軍政幹部會的通知，佈署一個新的軍事行動。七月三十號黑夜，全軍就分路向北出動了，至八月五號，各路大軍都已到達了榆林前綫。他從大理河川參加罷動員這回戰鬥的高幹會回來，三天三夜沒得閒，剛剛把各項動員工作搞出個眉目，又接到跟隨前總的後勤司令部的電報，要分區派一個更得力的幹部去鎮川堡指揮糧食運輸。地委馬上決定他去，他既兼着分區黨、政、民支前委員會的主席，自然要他去了。

出得村走了二三里地，日頭就滿山紅了。在路邊上一卜柳樹底下，通信員偽裝起大騾騾的籠頭和屁股，又給老葛同志用柳枝擰了一個圈圈，讓他套在草帽上騎着走。

把首長扶上去，嚼口帶子交給他，通信員才給自己背包上插樹枝。

老葛同志騎在騾子上問：『吳忠，這條路你真知道怎么走嗎？不要搞錯了哇！』

『不是走沙家店嗎？』吳忠仰起頭問；見首長點頭，就說：『走吧！眼合住也摸到哩。』

『噹噹，真會吹！』

老葛同志親熱地笑笑，扯扯嚼口帶子就走開了。吳忠把自己也僞裝起來，追了上去。

一路上棉蘿五穀，瓜桃梨棗，正是山青水綠時節。可是受苦人却不多。老葛同志知道：這回光綏德分區就動員起八千個民工，加上先後參軍的和出長期隨軍担架的，眼前正是幾乎所有青壯年都投入戰爭的時候。山坡上，星星點點有些鋤地的老漢；山溝裏，不斷地碰見老婆婆或年輕媳婦壓瓜條。在一塊一塊河溝裏的陽坪地上，時常看見一家一家婆婆娃娃總動員，在那裏打摺棉花。有些婦女見他過來，急忙走到地畔上叫住他，喜氣洋洋地要求他站一站，有幾句話要問問他。

『同志，』一個五十來回的老婆婆說：『我的小子叫招喜兒，官名叫李立成，年

前冬裏參的軍，回來信說撥到新四旅上了。前幾天開上去那麼多隊伍，你曉得新四旅上去了沒？」

「哎，同志同志，」另一個手裏還捏一把小鏟頭的婆姨，直接了當問：「這回打榆林，有三五九旅哩沒？我兄弟在七一八團打機關槍哩，我媽想得常念叨……」

有一個婆姨問得更沒底，說：「同志，你曉得打罷榆林，咱的隊伍又朝哪塔開呀？這回離家近了，你說我們毛娃他爸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哩？」

吳忠聽了頭一個打聽的老婆婆的話，就覺得可笑。他建議首長乾脆不要理，因為這些婦女根本不懂得保守軍事秘密。可是老葛同志制止通信員插嘴，他勒住大騾騾，帶着一種歡喜的笑容聽完她們的話，然後告訴她們：他是地方幹部，不清楚軍隊裏的情形。而對那個要求他估計一下她男人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的婆姨，則告訴她不要性急，耐心地等着把蔣胡匪軍消滅乾淨再說吧……

「你信不信咱們能把他們消滅乾淨哩？」老葛同志含笑考問似地盯着她。

「信哩！」那婆姨回答得也頂帶勁：「我們村裏開會時，工作人常唸報哩，說咱們盡打勝仗。」

老葛同志沿路一處又一處和婦女們拉罷話，不覺已經走了很遠。上坡下坡，拐彎岔道，自有吳忠注意，他自己騎在騾子上只管想他的心思——這些婦女們引起他許多的感想。

無定河從沙漠草地流下來，到這一帶轉灣向南，把米脂分成了兩半。十五年以前，黨分配他到米東縣委（就是無定河以東這一半）工作過。那時候他是假裝一個騙販子活動，來開展赤色游擊戰的；可是還沒有建立起人民政權，他就站不住腳了。游擊隊一活躍，反動軍閥就開始在鄉村裏駐兵，豪紳地主編起保衛團，國民黨又搞起一套保甲制度，最後竟使起強迫老百姓併村子和土寨子的殘酷手段來了。他不得不按照上級的決定，撤回無定河下頭清澗縣的老紅區去。現在，十幾年以後，這裏已經變成老邊區了。反動軍閥，保衛團，國民黨和保甲制度早滾蛋了，老百姓經過了減租鬥爭和生產運動，這年春上又根據黨中央『五四指示』的政策，清算了地主，老葛同志和那些婦女們拉談中，就好像看見了成千累萬翻了身的羣衆——先後參了軍的，出隨軍担架的，以及這回支援榆林前綫的大羣大羣的民工們……

他騎在騾子上想：『人民和共產黨已經有了血肉關係，誰再用甚麼辦法也分不開

了！」

天氣很熱，那騾驢爬上第三架山的時候，已經是滿身大汗，好像一部濕淋淋的機器，有節奏地喘着氣。山塢裏路邊上有卜青陽樹，老葛同志下了騾子，拉到樹蔭底下等吳忠，一邊讓牲口息息氣。他解開釦子敞着懷乘涼，在他面前一山一山莊稼好像波浪一般，高高低低參雜不齊地展開去。忽聽得一聲輕微的咳嗽，他調轉頭一看，身後的山坡上轉出一個鋤地的老漢，笑瞇瞇地朝他走來。老漢一邊裝煙一邊說：

『拿了個煙鍋忘了拿火鏟，同志借個光。』

『對不起，』老葛同志抱歉地說：『我不吃煙，不帶火。』

『嘖，』老漢嘴一張，把裝起的煙又剋進煙布袋裏去。

老葛同志問：『老人家，你看今年的莊稼怎着哩？』

『不賴！』老漢說，指着眼前波浪似的山頭：『按我的眼力看，七成年頭把穩。穀穗出齊了，稻黍（高粱）收了花，黑豆角角也滿稠。天要不下冷雹，餓不起人……』

老葛同志連連點着頭，那老漢却說着說着感慨起來了。

8

『啊，』他用煙鍋做着手勢，畫了個大圈，說：『咱邊區這層人全仗毛主席活命哩！你該曉得胡宗南乍佔咱延安的那股勁頭哩吧？你看今年春旱的那個架勢啊，眼看咱老革命根據地的人就沒活法了。哎噫，不着意胡宗南沒值住幾回摔打，撲了回綏德縮下去，再沒聽說厲害。四月裏下了場飽雨，公家領導老百姓突擊了一傢伙，秋莊稼都安種上了，你看眼前該是沒荒了一塊地吧？』

『對，』老葛同志拍拍老漢的肩膀，笑說：『老人家說的好。』

『不是我說的好，』老漢却認真說：『是咱毛主席領導得好。胡宗南沒把咱們治住，而今，看咱們野戰軍上來收拾他們的榆林吧！』

老漢說得十分帶勁。老葛同志又問他現在把受苦人動員起來支援前綫，對農事的影響大小？老漢說不妨事，正好。莊稼都鋤了三遍，麥地早翻過了，人和牲口正是夏秋中間的空閒。拉談到羣衆這回上前綫的情緒，老漢拿頭年陰曆九月間解放鎮川堡來比。他說那時節正收大秋，老百姓不顧莊稼撿在山裏，搶着上前綫，爲的是鎮川堡是扎在這地方老百姓眼裏的一根釘子，誰也想把他拔了。

『這回野戰軍上來拿榆林，』老漢學着工作人員的口調說：『老百姓可高漲哩！』

正說着吳忠趕上來了，從首長手裏接去騾子的繮繩，就拉着下山。老葛同志親熱地和老漢道了別，並問了問到大路和到沙家店的路程。

『翻過那架小山就是大路，』老漢指指說：『只怕那條路上運糧民工擠得走不開，要不用不了晌午，你們就到沙家店了。那塔有個糧站，我們村裏也往那塔送糧……』

老葛同志下了溝，再騎上騾子爬上那最後一架山。當他又下了牲口下山的時候，就看見下邊是一道比較寬敞的河溝，這河溝裏就是從烏龍舖到鎮川堡的大路。只見無數的馱糧毛驢和挑糧的『担担手』，不斷頭地從東往西走，人和牲口踏起的塵土好像一條黃龍。牲口籠頭上和馱的糧口袋上插着樹枝，人們戴的草帽上也套着樹枝擰的圈子。從前溝到後溝，到處聽見喊驢聲和拉話聲；有些趕驢的人在悶熱的前晌嫌瞌睡，揚起嗓子唱着『信天遊』。挑糧的隊裏一條條扁担在日頭底下閃光，這裏那裏，『担担手』用搭在肩膀上的手巾，一邊走一邊擦着臉上的汗水……

『糟了糕了，』吳忠走着說：『他們走得慢，擠住路咱們走不去……』
『走不前去慢一點，忙甚麼？』老葛同志說，興奮地望着運糧民工雄壯的行列。

吳忠又說：「就怕飛機來了目標大……」

「人家那麼多民工，」老葛同志不滿地截住通信員的囉嗦，說：「大家都怕人多，了目標大，那就不要打仗了。是不是？」

吳忠紅着臉，不張聲了。自從調他跟上這個首長，他挨過不少這種冤枉批評。其實他並不怕，只是盡心竭力完成他的任務，這任務使他處處爲首長的生命安全和工作方便着想；而他的想法却常常不合首長的意思。

他們下了大溝，插進一隊毛驢後頭。毛驢前頭是一大隊「担担手」，再前頭又是毛驢。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黃土路上踏起的灰塵裏帶着牲口糞便的氣味。老葛同志用手帕蒙住他的鼻子，拍拍身邊一個趕驢漢綴補釘的肩膀。

「老鄉，你們是哪裏的？」

「葭縣倍甘區三鄉。」

「都是葭縣的嗎？」

「不啊，哪塔的都有。前頭的担担手是清澗的，再前頭那趕驢的是綏德的；後頭有吳堡的，米脂的，還有山西過來的哩……」

『兩省三州六縣十八鎮店，』更前邊一個趕驢漢調過頭來逗笑說：『你看咱老百姓的勢力多大！胡宗南進攻咱邊區不是尋倒霉哩？』

老葛同志從話音裏就覺得出民工們的勁頭是很足的。他問他們是用甚麼方式動員起來的，民主不民主，怎麼樣才能把戰勤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話頭一引起來，說話的人漸漸擴大到十來個趕驢漢，前面的人並不是給他說，而是在他們自己中間拉談。他聽見衆人說東的也有，說西的也有，可是有一點幾乎是一致的：他們認爲胡宗南在南路吃了三回敗仗，就是還有些勁氣，也不準再敢冒失進攻上來，那麼這回要是拿下了榆林，往後綏德分區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動員了。

老葛同志給衆人解釋這種想法如何使不得。他說不能希望敵人不敵進攻，而是要準備着在敵人敢於進攻的時候消滅它。衆人七嘴八舌說：『同志說的也對！』

『飛機！』吳忠猛叫了一聲。

霎時間，人們全不嚷了。仔細一聽，耳邊確實有一種嗡嗡的聲音。原來當老葛同志和民工們拉談的時候，吳忠只注意着防空；不管受甚麼批評，他不能讓首長出了岔子。老葛同志看見前後溝的人不安地仰起頭，用手遮住日頭朝天望；只是天空給幾面